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  
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  
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  
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  
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  
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為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為天

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  
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為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  
崇禎初用薦召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  
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  
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  
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  
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

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為例居二年以父喪去  
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  
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鷸  
秩視事已叙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  
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  
合辭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為  
言帝益怒削籍為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

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耻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

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賜諡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  
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  
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  
是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  
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



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  
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  
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  
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  
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  
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  
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  
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

沸然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

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  
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  
不當修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  
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為維  
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為同  
曰天下為公而維垣則倡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  
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  
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

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  
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  
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為國為民而何責  
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  
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  
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為失平至廷弼行  
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為楊左諸人追賊地耳  
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

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  
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  
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  
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作可勝歎哉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為非則可謂元  
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  
者正欲藉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偽學  
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為

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  
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  
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為真小  
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  
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  
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  
為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  
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為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

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為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



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  
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  
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克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  
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  
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挺擊紅丸  
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  
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  
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

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損簏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

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  
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  
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  
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  
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  
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  
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寶八策曰間插  
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

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  
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  
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  
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  
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  
帝意嚮之深為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  
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  
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

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  
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  
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  
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  
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九月詔起兵  
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  
五月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  
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

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  
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飈為兵部與元璐同志鈞考  
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  
可為左支右詘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  
元璐請改為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  
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為擾  
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  
憂為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

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為奸元璐請合為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絀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

馬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  
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  
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  
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  
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  
部尚書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正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



舉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  
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  
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  
邦華東林以是越二年而後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  
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  
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  
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  
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

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計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官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紀光詭稱機戶詣闕保留貴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奸罪光疏不由通

政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華三疏爭皆不報是時神宗好貨中官有所進奉名為孝順疏中刺及之並劾左右大奄之黨貴者於是期滿久不得代四十四年引疾歸時羣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為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為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為山東參議其父廷諫時為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

遷光祿少卿即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畢自  
嚴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至極力振飭津  
門軍遂為諸鎮冠進兵部右侍郎復還家省父四年夏  
抵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  
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勒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  
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  
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  
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

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勲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  
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  
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  
先陳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  
金錢酌兌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弊占  
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閒  
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勛戚庵寺豪強以蒼  
頭冒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虛冒千

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故事軍缺聽告補率由賄得  
邦華必親校非年壯力強者不錄自是軍鮮冒濫三營  
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  
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  
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  
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  
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  
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奸為戢營馬額二

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  
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且折索入錢營馬大耗邦  
華首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  
濫借為希京營歲領太僕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  
六十兩犒軍製器胥徒工食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  
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  
減自是營帑遂裕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  
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

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  
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為豪家隱冒  
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  
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倉場總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  
百六十六萬四千餘石視萬厯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  
餘石宜減省邦華因上議軍以十二萬為額餉以百四  
十四萬石為額歲省二十二萬有奇帝亦報可著為令  
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



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有命邦華軍撤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奸宄禁謠言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捐貲造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構蜚語入大內襄城伯李守錡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已乘間詆譏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

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礮助桂悞傷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張道澤遂劾邦華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住自是代者以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前後罷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諫無恙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并分設之營謂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

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壘當塗間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莫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劉宗周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帑於南京艤艫蔽江東下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中原安

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為大臣恐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遂安帝聞之大喜陞見嘉勞邦華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百官帝輒目注邦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覈邦華謂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

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  
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  
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  
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  
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  
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  
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  
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

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為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本朝賜諡忠肅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禎四年請釋

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閩海盜劉香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餽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統於各衛之指揮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為名言奉命巡青所條奏多議行先是

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  
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  
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  
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厯九年議盡行改折  
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厠寺而馬  
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  
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  
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



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其言遵  
化鐵冶久廢奸民請開之家彥言有害無利復有請開  
開化雲霧山以興屯者亦以家彥言而止屢遷戶科都  
給事中軍興餉絀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  
尚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  
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  
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軍食不足畿輔  
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吏胥

侵耗率數十萬家彥請嚴治帝並採納焉憂歸十二年  
起吏科都給事中流寇日熾緣墨吏腹民民益走為盜  
盜日多民生日蹙家彥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  
煽千百為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為之所取周  
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為盜盜何至潰裂以  
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  
良不肖而墨者以求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吏束於文  
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

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年遷太僕卿家彥向言馬政帝下兵部檄陝西督撫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制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逋不可不釐正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奏皆善救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頃之擢戶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即

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人  
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爭自勵初分守阜城門  
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  
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  
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又命中官王  
德化盡督內外軍國禎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  
軍旣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  
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

諸臣毋得登城又縋叛監杜勲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  
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中官猶固拒示之  
手敕問勲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  
降賊即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偕縉彥詣宮門請見不  
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  
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  
端

本朝賜諡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也世籍交河舉於鄉九赴會試天啓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崇禎初遷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勲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賊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禎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

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君  
亡父死我何生為乃投繯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  
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死節乎  
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  
節愍

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貞孝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為吏  
改順天府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

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獸吻做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遷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闔郡驚為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繫香母誘之香就禽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曜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並有聲或餽之朱墨竹者弟子



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間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已愛民如此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既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曜不為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

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明年賊薄近郊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曜

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  
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邦  
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  
簞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  
不覺悽愴耳邦曜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  
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本朝賜諡忠愍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三

年授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為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閭聲寃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僧持縉紳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

義渠與溫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中劉含輝劾體仁  
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  
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為奉旨小臣  
以結舌為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叙  
廢將陳壯猷功為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  
今上下盡相蒙疆場欺蔽為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  
為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為言者羞辨疏一  
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

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請陽撫陰勦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義渠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義渠居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中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義渠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為大

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  
啓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聞負牆哀號首觸柱血被  
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  
為揮使去據几端坐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  
賊手污也旦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已自繫奮身絕  
吭而死年五十二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本朝賜諡忠介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

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覲顏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  
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  
千秋荷褒揚於

興代名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考證

倪元璐傳四年進右諭德

臣

嚴福按明紀事本末是

年元璐上言前中允黃道周以蹇諤承貶前府尹劉宗周以清介投閒天下本無人有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傳未載謹附識

施邦曜傳邦曜繫香母誘之香就禽

臣

嚴福按熊文

燦傳言香為鄭芝龍所擊勢蹙自焚舟溺死此言為

邦曜所誘就禽彼此互異謹識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給事中<sub>臣</sub>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馬世奇

吳麟徵

周鳳翔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陳良謨

陳純德

申佳允

成德

許直

金鉉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瀛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却饋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久之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易除

閩難人心畏獻而附閩非附閩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  
惟敕督撫鎮將嚴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  
可弭帝善其言為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  
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即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為矣  
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問帝安在東宮  
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東宮二王被  
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  
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

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耶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  
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並自經世奇端坐引帛自  
力縊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以慷慨  
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  
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與君攜手黃泉預訂斯盟無忘恩  
壤矣世奇修頤廣額揚眉大耳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  
推獎後進為人廉父死蘇州推官俛長圩以贖鍰三千  
助喪世奇辭曰蘇饑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



奇同郡遠嫌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廷儒已賜死親暱者  
率避去世奇經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右侍郎諡  
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  
禽豪猾捕劇盜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廩公有威  
僚屬莫敢以私進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  
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

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麟徵在諫垣直聲甚著尋上疏乞假葬父既去貽言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為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

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之禍再見明時居久之還朝  
劾吏部尚書田維嘉賊污維嘉罷去再遷刑科給事中  
丁繼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時貸賂公行銓曹資  
格盡廢麟徵上言限年平配固銓政之斃然舍此無以  
待中才今遷轉如流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開  
奔競之門無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十七年春推太常  
少卿未幾賊薄京師麟徵奉命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  
詐為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

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藻德引麟徵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患遽為引之出遂遷西直門明日城陷欲還邸已為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日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

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  
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  
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為酌酒與淵別遂自經淵  
為視含殮而去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方賊之臨山西也薊遼總督王永吉請  
撤寧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行過寇即京師警  
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議麟徵深然之輔臣陳演魏藻德  
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

為證麟徵復為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弗省  
及烽烟徹大內帝始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永吉馳  
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  
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城破入門齊啟惟西直門堅  
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靈璧侯奴辱諸生鳳翔執付  
法司歷中允諭德為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滅寇策

言論慷慨帝為悚聽軍需急議稅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搖國勢耶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謠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羣入而賊李自成據御座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碧血中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纔兩日也後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忠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歷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拜修撰益勤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臨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為後



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選用事理順一無所  
附麗出溫體仁門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急守卒缺餉  
陰雨饑凍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衆唯唯理順  
太息歸捐家貲犒守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  
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既絕理順大書  
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書畢投繯  
年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  
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

贈詹事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烈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  
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  
不習吏事無以理紛禦變改舊例擇知推治行卓絕者  
入翰林偉擢檢討給假歸還朝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  
陷承天荆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海防綢繆疏言金  
陵城週圍百二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議者謂無守城

法有防江法賊自北來淮安為要自上游來九江為要  
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  
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鎮之自是而上之至於武  
昌下之至於太平采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  
閫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有重兵而  
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  
之官重其權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  
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衛所

官舍餘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  
借鹽課漕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  
犯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  
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廩民統以紳  
士家自為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  
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  
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幾真定遊  
擊謝加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

友人曰賊據真定奸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賊薄都城守兵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已而城陷偉歸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殊復投繯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貽子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贈少詹事謚文烈

本朝賜諡文毅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以振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

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功昌黎死守功  
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綏緩則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武  
與文二內與外二人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  
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  
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  
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翦凶逆者憂歸服闋起吏科進  
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中  
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卒稱護藩以去

甘來曰若爾則是棄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誰與守者  
乃上疏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維  
城乃烽火纔傳一朝委去以為民望而諸臣猶嘵嘵以  
擁衛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為可留可去之人名  
都為可守可棄之土撫道為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  
賞罰不著莫此為甚疏入帝大嘉歎一日帝詰戶部尚  
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戶曹表裏餉可按籍稽  
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



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頷之甘來邁疾連請  
告會帝命編修陳名夏掌戶科甘來喜得代不數日賊  
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矣甘來屬兄歸事母而  
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  
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檢几上疏草曰當賊  
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盡取焚之母釣後世名遂  
投繯死贈太常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莊介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  
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予杖曰朝廷以  
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為力解乃已治  
諸暨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爭挽章  
至相譁治鄞益有聲數注上考十一年行取入都時有  
考選翰林之命行取者爭奔競給事中陳啟新論之帝  
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濫徇者尚書姜逢元王業浩  
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閔住給事中孫晉

御史李右謹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與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為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與考又以為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逋賦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

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  
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  
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  
檄焚雨大注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  
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罷巡  
撫劉鎬貪惰又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憂歸  
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  
十萬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礮聲

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帑  
不報踰月賊陷真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楨發營卒  
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亨等阜成門城內外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閱十日始  
一還邸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章不應賊傳城下章  
手發二礮賊少却頃之各門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厲  
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  
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並馬行

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  
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勤王  
兵且至我死矣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抵  
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  
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謚忠烈

本朝賜謚節愍次子之栻仕闕為職方主事亦死難  
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理推官初名  
天工莊烈帝虔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

謨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陞見擢御史十二年出按  
四川期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蜀詔良謨專護蜀  
王巡撫邵捷春專辦賊良謨飭守具堅壁清野賊犯成  
都遣將據要害為犄角一再戰賊潰奔帝聞賊擾蜀下  
詔責良謨已聞其善守禦乃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  
益迫所規畫率不行而京師陷矣良謨嘗夢拜文天祥  
於堂下文天祥揖之上曰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為覺  
而異之及是城陷良謨方移疾卧邸中一慟幾絕自是

水漿不入於口或勸良謨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  
吾為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嗣未定湏  
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煤山大慟曰主上  
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天葆以  
巾進良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戶妾時氏隨之遂與妾俱  
自縊死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良謨踰五十無子以禮納  
之侍良謨百三日耳良謨既卒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  
樞為之後未幾久樞亦卒良謨竟無後贈太僕卿謚恭愍



本朝賜諡恭潔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為諸生以學行稱嘗夜泊洞庭為盜窘躍出墮水再躍入洲渚比曉坐蘆葦中去泊舟數十丈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莊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純德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餒純德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

又以遠調而不樂為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  
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  
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虛  
則無人安望其練餉廩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  
大弊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臨  
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衆攝純德入還邸慟哭遂自  
經京山人秦嘉系買地葬之永定門外立石表墓焉贈  
太僕卿謚恭節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  
故多盜佳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霖雨河決艤舟怒濤  
中塞其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  
率萬人來攻城土垣多圯佳允募死士擊走賊因覓其  
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惶恐集議曰留之  
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  
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  
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

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  
大理評事進大僕丞閱馬近畿開李自成破居庸歎曰  
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為畫  
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  
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  
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鬥戰均死也死數  
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  
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

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  
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紹之曰吾不死也  
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  
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  
死年四十二贈太僕少卿謚節愍

本朝賜謚端愍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懷柔崇禎四年進士  
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若讐文震孟入都

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讒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寃震孟在閣亦為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與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

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德居戌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  
薦起如臯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  
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  
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  
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  
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  
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  
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

不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  
門見兵部尚書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且  
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茶棚  
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  
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  
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  
子女皆死亦投繯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  
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徵德賊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



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德光祿卿謚忠毅

本朝賜謚介愍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出文震孟之門  
以名節自砥除義烏知縣母憂歸哀毀骨立終喪蔬食  
寢柩旁補廣東惠來縣用清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  
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為死守計城  
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  
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駕馬

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為已知帝崩一慟幾絕  
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絕命詩六  
章闔戶自經越旦視之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愍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聞莊烈帝崩大  
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  
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食已復哭又刺其兩臂曰生  
為明臣死為明鬼事發死西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

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  
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為吏  
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瀛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  
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  
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  
中官張彛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  
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  
其面彛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彛憲據火器

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  
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  
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  
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  
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降賊賊殺之馮烽火偪  
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  
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井  
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

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  
怒口啣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  
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  
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羣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鏐辨其  
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竣鏐自  
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潔自范景文至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  
其他自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以下率委蛇見

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  
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偽將擄掠取其貲大抵降者  
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罪治諸從逆者而文武  
臣殉難並予贈廕祭葬且建旌忠祠於都城焉曰正祀  
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  
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曰正祀武臣祀  
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  
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

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內臣祀太監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鎡彭瑄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

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  
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十  
五人曰附祀內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  
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然李國禎朱純臣顧鉉彭瑄俞  
志虞輩特為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周  
之茂員外郎寧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  
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卹也徐有  
聲字聞復金壇人登鄉薦崇禎十三年特擢戶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督餉大同城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  
太僕少卿徐標字淮明濟寧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時  
歷官淮徐道參議十六年二月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保定陞見請重邊防擇守令用車戰禦敵招流民墾荒  
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曰逼加標兵部侍郎總督  
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兼巡撫移駐直定以遏賊無何  
賊遣使諭降標毀檄戮其使賊別將掠畿輔真定知府  
邱茂華移妻孥出城標執茂華下之獄中軍謝加福伺

標登城畫守禦策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數日而賊至以城降福王時贈標兵部尚書朱廷煥單縣人崇禎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知廬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備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賊逼畿輔廷煥嚴守備賊傳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賊來攻軍民皆走城遂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右副都御史周之茂字松如黃麻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服闋需次都下賊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寧承烈字養純大興人舉

於鄉歷魏縣教諭戶部司務進本部員外郎筦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廨宋天顯松江華亭人由國子生官內閣中書舍人為賊所獲自經于騰雲順天人為光祿署丞賊至語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婦可污賊耶夫婦並服命服從容投繯死姚成字孝威餘姚人由禮部儒士為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城陷自縊死馬象乾京師人舉於鄉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自縊至若御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

虞皆獲贈太僕少卿而垣登于宣至謚忠節行取知縣  
鄒逢吉拷死贈太僕寺丞時南北阻絕皆未能核實也  
湯文瓊許琰事載忠義傳

贊曰傳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臨危  
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分誼所在確然有以自  
持而不辭也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厲志植節不欺  
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矣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考證

吳麟徵傳麟徵在諫垣直聲甚著

臣

方煒按是時河

決蘇家嘴淮揚諸邑悉被災督漕侍郎李待問不能治麟徵極論其罪吏部郎中牟道行左遷太平知府麟徵言道行貪並不當守郡建安令徐爾驛用賄首薦牘麟徵發其奸並劾湖廣巡按白士麟廣建生祠罪諸人多獲譴同官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麟徵

論救之見明紀事本末傳未詳載謹附識

吳麟徵傳起吏科都給事中

臣

方煒按麟徵掌吏科

時吳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麟徵與御史祁

彪佳劾其挾勢弄權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吳麟徵傳祝孝廉名淵

臣

方煒按淵海寧人乙酉閏

六月

大清兵平杭州淵與行人陸培舉人周宗彞及弟啟琦

進士俞士良死之見浙江通志謹附識



吳麟徵傳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師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議麟徵深然之

臣

方煒按永吉之請在十七年二

月帝始以為然今本兵具奏演言錦州告警寧遠必不可調帝召羣臣會議不決獨成國公朱純臣戶部尚書倪元璐刑部侍郎金之俊以為當調而麟徵爭尤力退復獨疏言之演復請下永吉等議永吉等皆以撤兵為便帝乃俞之而已無及矣見明紀事本末

此作麟徵獨疏昌言帝弗省小異謹附考

劉理順傳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

招脅從六事

臣

方煒按理順疏陳六事帝下所司

議行因蠲畿輔山東通賦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  
附識

吳甘來傳擢刑科給事中

臣

方煒按戶部尚書畢自

嚴以失察行事知縣鄭友元逋項被責飾辨觸帝怒  
下獄御史李若謹疏救不納甘來抗疏論救乃釋之

見自嚴本傳謹識

王章傳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

臣

方煒按福王立時亨奔南京與周

鍾惺皆以從逆伏誅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王章傳子之棧仕閩為職方主事亦死難

臣

方煒按

王之棧

賜謚另載卷末謹識

陳良謨傳流寇大入蜀

臣

方煒按是時督師楊嗣昌

議盡驅賊入蜀感而殲之檄諸大帥環集鄖襄良謨  
曰是以蜀為難也乃躬閱關隘飭將吏為堵勦計見  
綏寇紀略謹附識

陳純德傳還即慟哭遂自經

臣方煒按陳純德

賜謚另載卷末謹識

申佳允傳上備邊五策

臣方煒按佳允所上備邊五

策明紀事本末諸書皆無可考謹識

成德傳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

去之

臣

方煒按是時給事中許譽卿劾體仁納賄

庇私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卿體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削譽卿籍震孟與何吾騶力爭體仁遂許奏震孟言官罷斥為至榮語帝大怒逐震孟並罷吾騶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成德傳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

臣

方煒按其徇難

時繼妻霍氏及男李成龍皆自縊死一子方六歲德撲殺之乃自盡見畿輔通志謹附識

成德傳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

臣方煒按成

文桂

賜祀忠義祠謹識

許直傳有族子德溥者

臣方煒按許德溥

賜祀忠義祠謹識

金鉉傳始起兵部主事

臣方煒按鉉是時任車駕司

主事見明紀事本末傳未詳載謹附識

金鉉傳事竣錄自經

臣方煒按金鉉

賜祀忠義祠謹識

金鉉傳宣城伯衛時春

臣方煒按時春崇禎時掌後

府京城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功臣世表及衛青傳皆同而表誤春為泰謹附考

金鉉傳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於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

臣方煒按徐有聲俞志虞徐標朱廷煥周之茂甯

承烈宋天顯於騰雲馬象乾

賜謚俱另載卷末謹識

金鉉傳姚成字孝威

臣方煒按姚成

賜祀忠義祠謹識

金鉉傳姚成字孝威

臣方煒按是時中書舍人滕之

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經歷施溥仰藥  
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自經死又東宮侍衛  
周鏡都指揮王國興指揮同知李若珪順天府知事  
陳貞達皆自經死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



十七人皆自殺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六十六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王之栻 徐 標 楊崇猷

以上通謚忠節

徐有聲 朱廷煥 周之茂

以上通謚烈愍

陳純德 俞志虞 顧肇迹 鄧文明 薛 瀛

宋天顯 宋裕德 吳遵周 方履泰 李國祿  
甯承烈 於騰雲 馬象乾

以上通謚節愍